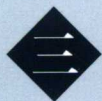


钦鸿◎编

范泉文集

第



卷

文艺理论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钦鸿◎编

范泉文集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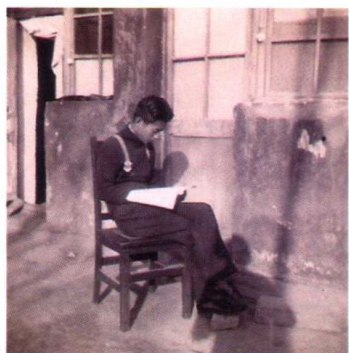
文艺理论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范泉在一九八〇年代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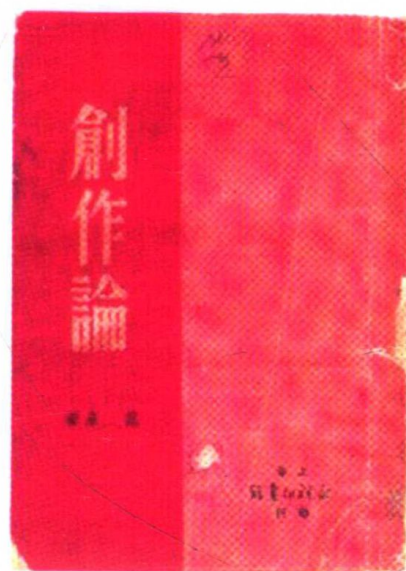
范泉中学时代在金山旧居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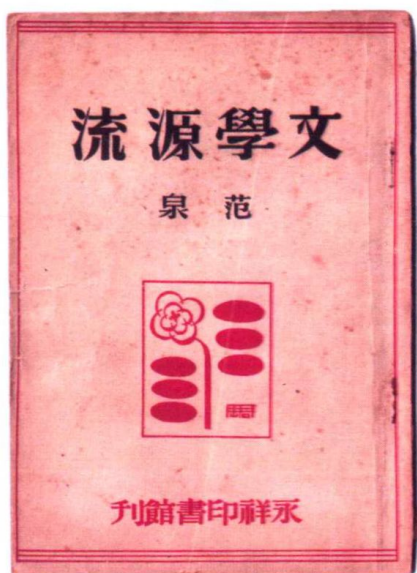
范泉和前妻华瑞芳 1943 年左右摄于上海



范泉 1998 年 7 月在上海华山医院探访谭启龙、严永洁夫妇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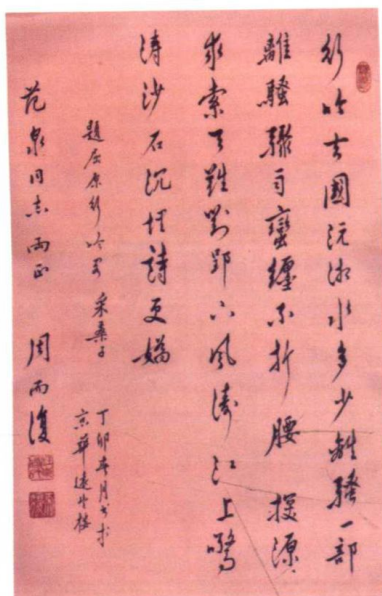
范泉所著的《创作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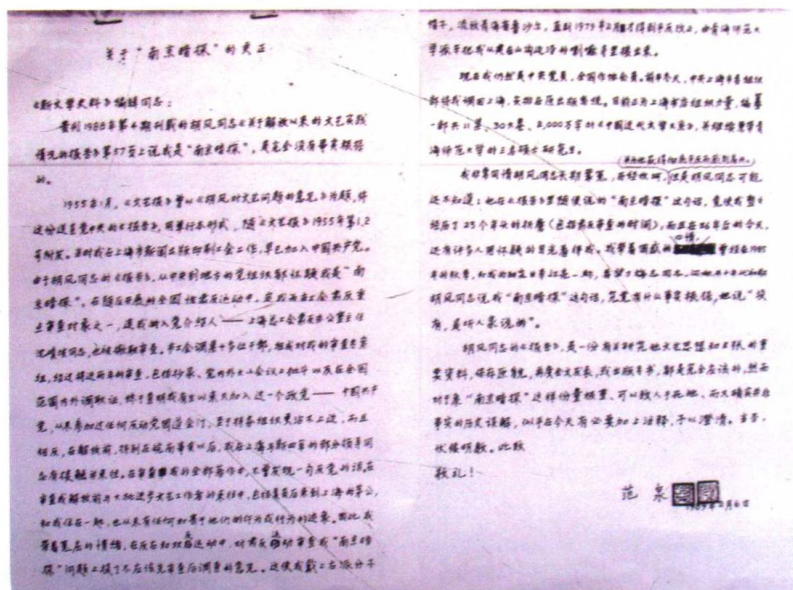
范泉的两本文艺理论著作



陈鸣树赠范泉的画幅



周而复为范泉所书写的条幅



范泉为辨“南京暗探”之诬告给《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的信函手迹

出版说明

范泉,是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编辑出版家,也是有成绩的作家和翻译家。

他原名徐炜,1916年9月出生于上海金山。早年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期间,他就开始协助诗人邢鹏举编辑《光华附半月刊》,从此一生献身于文学编辑和出版事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上海先后主编过《作品》、《学生生活》、《文艺春秋》、《文艺春秋副刊》、《文艺丛刊》、《生活与实践丛刊》等六种刊物,《中美日报·堡垒》、《中美日报·集纳》、香港《星岛日报·文艺》等四种副刊,以及《辽原文学汇刊》、《青年知识文库》、《文学新刊》、《寰星文学丛书》、《一知文艺丛书》、《中原文学丛书》、《少年文学故事丛书》等七套丛刊(书)。另外,还参与编辑过复旦大学校报《复旦》、《中美日报》、《上海生活》和《文汇报》等四种报纸。其中《文艺春秋》杂志,创刊于1944年10月,终刊于1949年4月,前后总共出版四十四期,乃是四十年代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持续时间最长、基本上按月出版、囊括了当时国统区绝大多数重要作家、进步倾向十分鲜明的一个文艺刊物,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范泉本人也因此而跻身于中国现代文学编辑名家之列。

五十年代初期,他被调到上海新闻出版印刷工会,并任《上海印工》报编辑。嗣后调任上海印刷学校分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这期间,由于被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诬指为“南京暗探”,受到审查和批斗,1958年又被错划为右派,从此远谪遥远的青海,沉沦于社会底层。

1979年初获得平反后,他先在青海师范大学任教授,继而调回上海,在上海书店(今为上海书店出版社)任编审。为了夺回被无端浪费的二十多年宝贵光阴,他发奋拼搏,忘我劳动,先后带出了两批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编了《中小学语文教学》、《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文化老人话人生》、《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史探索书系》(与柯灵合作)等多种刊物和书籍。这些书刊,大多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皇皇三十巨册、两千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与已经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上下衔接,成龙配套……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权威性的近代文学巨型系列套书”,不仅是具有拓荒性质的巨大学术工程,而且堪称为中国现代编辑出版史的奇迹,因而荣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该书的成功编纂,成为范泉编辑生涯中继《文艺春秋》之后的又一座丰碑。

2000年1月,范泉不幸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范泉的一生,尽管坎坷曲折,被无妄之灾虚掷了二十二年的宝贵年华,仍然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多多。除了上述在文学编辑和出版事业上之斐然业绩以外,还创作和翻译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作品,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作、儿童文学、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等多个领域,已出版的著作便有四十余种之多,更有大量长短作品散见于上海的各报刊书章。他的这些作品,既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心血奉献,也是他留给社会和人民的珍贵的文化财富。为了保存和承继这一份文化遗产,同时为了更好地对此进行学习和研究,我们决定出版这套《范泉文集》,主要收集范泉生前自己编辑并已出版的创作、理论和翻译著作(名著缩写、改编类的通俗读

物除外)。

现将文集各卷的内容列述于下——

第一卷“文学创作一”，收入《绿的北国》、《创世纪》、《翻身的日子》、《浪花》、《神灯》、《哈巴国》、《幸福岛》等出版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八部著作。

第二卷“文学创作二”，收入范泉晚年出版的《文海硝烟》，以及他生前编定的《遥念台湾——范泉散文集》。

第三卷“文学理论”，收入《创作论》、《欧洲近代文学史讲话》、《西洋近代文艺思潮讲话》、《战争与文学》、《文学源流》、《语言和文字》等六部文学理论类的著作，皆曾出版于上世纪四十年代。

第四卷“文学翻译”，收入范泉已出版的四部译著《鲁迅传》、《朝鲜风景》、《文章》和《黑白记》，以及集外译作《译丛拾遗》。

本着存真的原则，除了明显的错别字和误排字以外，本书一律不予改动，以保持作品之原貌。所有的引文，一仍其旧，不寻找引文原作进行核对。对于其中有特别需要者，则用注释加以说明。

总 目

创作论	1
欧洲近代文学史讲话	139
西洋近代文艺思潮讲话	289
战争与文学	443
文学源流	495
语言和文字	537
编后/钦鸿	573

创作论

《创作论》，署名范泉，上海永祥印书馆 1949 年 9 月初版。

《创作论》是作者最为用心撰写的一部文艺论著，题名《创作论》，其实是关于小说创作的专论。作者结合自己多年创作的经验和甘苦，又参考研读了二百数十种中、英、日文版各类书籍，用了近一年时间才告完成。全书在序文之后，共分七章，举凡创作家的条件、小说的分类、题材的发掘和把握、小说的结构形式、描写的视角、人物形象的塑造、对话描写以及地方色彩等，莫不有详尽而细致的论述。其中列举许多中外名家的经验之谈和大量小说名著实例加以分析探究，深入浅出，对初学创作者饶富指导意义。

1950 年 7 月，《创作论》曾受到文艺界粗暴的批评。

目 录

序	5
第一章 关于创作二三事	8
第二章 作为创作家的几个条件	25
第三章 题材的发掘和把握	43
第四章 小说的各种结构形式	60
第五章 主角·视点·情景创造	79
第六章 人物的描写	98
第七章 对话，情绪及其他	120

序

后一书，成于一九四二年夏至一九四三年春。排成铅字和打成纸型，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季。而现在初版印行，已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天。屈指算来，从写作到出版，恰正经历了七个年头。

这部书的写作和书名的指定，完全是由于书店的邀约。当时作者身处日伪环境，搜集资料非常困难，但是由于朋友们的帮助，居然也搜集到二百多种华英日文版的书。这些书籍的阅读和札记，费了我不少的时间。但是为了生活，我不得不中止了俄文的学习，而鼓足了勇气，来完成这项“说教”式的工作。一直到了现在，我还无意于这部书的出版。但在一个偶然的会里，永祥 L 先生看到了本书的清样，他认为在学术的研究观点上，它仍然有出版的价值，而且他认为，把小说和写作小说的实际问题，作为一种学问而科学地予以解剖和研讨，这类的书在目前中国出版界还并不多见，因此也就决定由书店出版了。

对于朋友的过高的估计，我自然是感到十二分的汗颜。但是略一翻检本书的篇章，在七年前我对于创作和作为创作家的条件的看法，特别强调于“生活实践”和“行动实践”的一点上，这在进步到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今天，也还仍然是一致的，——这一点，使我获得了无上的安慰。特别在今天，现实已经昭示我们：作为革命的文艺作家们，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创造罗曼蒂克式的革命文艺了。那些过去曾经高唱过革命口号，但仅仅在幻想里

绕圈子的作家们，在革命事业真正实现和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军事胜利的今天，却反而感到浑身发抖，手足无措了。这是为了什么呢？用几句简单的话来回答：第一，是因为现实给与他的幻想以无比巨大的讽刺；第二，是因为在面临艰苦的磨炼和考验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脆弱和虚空；第三，是因为在阶级斗争的革命洪流里，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意识形态，开始了激烈的动摇。

但是今天和明天的作家们，应该而且必须是，配合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需要，和广大的工农兵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实际工作者们。马列主义的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的结果，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为着推翻旧的经济政治制度并建立新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斗争。现代中国的所以发生革命运动，便是由于拥有生产资料的封建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勾结了帝国主义，出卖了民族利益，运用政治军事等各种方法来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广大的中国人民，使他们丧失了政治权利，经济上陷于破产，因而障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一切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种解放斗争的革命工作，就是创造历史和发展历史的动力。发生和发展这种动力的革命者，乃是整个中国的广大的劳动人民。作家们必须投入劳动人民的漩涡，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向劳动人民不断地学习，“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以未来中国的文艺巨匠，将必然是在工农兵的群里。他们也许至今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然而他们却用丰富的生活实践来做了创作的基石，他们将表现伟大的阶

级的人性，他们将表现伟大的革命斗争的历史性的事件，他们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正的实践者。

“实践”高于一切。一切漠视于阶级斗争、违反了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和长远理想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者，将绝不会存在，将自趋于灭亡的坟墓。

这部书，除了第二章以外，都是对于小说涵义和创作技术的探讨，是纯粹从学理的见地出发的。希望它能给与用实践来准备创作的可敬的朋友们，在对于创作技术的理解上，获得若干程度上的参考。

范泉 一九四九年九月